

四家四六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九
四釐米寬十三釐米



壺山先生四六

謝除授

除福建漕謝喬平章

行簡

去國食祠甫滿鏡湖之考起家予節俾榮壺嶠之行銘心知密啓之功揣分有踰涯之懼敬裁副墨少叙中丹伏念某本無技能何足位置值清時之更瑟紛髦士之彈冠幸從羈旅以登朝惟有靖共而在位呂端拙鈍朝士皆目以糊塗鄒浩寬平朋儕或疑其隱默何圖誤渥驟被親除念不爲宰相則爲諫官亦平居之所學苟上畏天刑下畏人禍將得罪於此心不揆狂愚稍殫底蘊亦頗增損時賢之論非有忖量明主之心上方從諫以如流已實積誠之未至所期寤意乃類轉喉豈無嬰龍領之疑又拜立螭頭之寵辭受之間不自決裂進退之義殊欠分明低回久之愧負多矣每瀝懇忱而祈去輒蒙造化之苦留感時事以自驚果人言之弗恕其在漢法盍坐非宜言之誅使遇唐宗猶得不可赦之罪尚寬斧鑕俾食斗升佩吾君吾相之生成尋某水某丘而藏伏未湔舊戾忽冒新榮將粉部之轉輸峻木天之論撰負弩而除道路平生

素陋於相如埋輪而止驛亭今日妄希於孟博徒
慙小已莫報大恩茲蓋伏遇某官柄國親臣經邦
魁宰友尚父阿衡於千載壽皆過於百年合晉公
郭令而一人功永垂於萬古捐身當宗社之治亂
動足係世道之重輕未能釋風雲之勞特將寬宵
旰之慮閱朝家局面之屢變獨人才氣脉之僅存
方將扶植於無窮忍使孤危而不保起之流落假
以光華第某不能深藏大是浪出無健力何以任
澄清之寄無巧筭何以優餽餉之功虛煩陶成必
誤器使維駒維騏維驪維駱知難勝使者之華非
龍非羆非虎非彪願亟正師臣之拜

謝李丞相

宗勉

拜鏡湖之號甫滿食祠榮繡社之行誤叨予節自
憐小器倍費大鈞敬牋草野之危衷上瀆翹材之
穹聽伏念某品流最俗位置素卑蚤歲受知不過
言語文字之習中朝借譽亦惟米鹽金穀之長凡
妄意於彈冠一歸功於推轂稍加顯拔積愧僥踰
退之只宜著於儒黌子雲分當老於天祿不圖誤
聽驟被親除力不勝衣假以抨彈之任語難出口
責其繩糾之忠將何尺寸之能少效萬分之報獨

少也講聞於師友謂此非閑慢之官曹方思敬王而與言豈敢量主而後入積誠未入寤意轉難狂若仲淹真負晏公之薦釁如蘇軾幾貽安道之危賴深知其無他非大過則不棄兩年玩愒一力保全竟坐非宜言之誅當得不可赦之罪猶援之於虀粉欲謀爾以稻梁隱吏山中幾於響絕故人天上屢以書來據摛得眠者甚安飭蔬沒齒其何憾未湔舊戾忽被新榮將輸假扮部之光論撰峻木天之直無子駿所長之一技與君謨相望於百年寵踰晉吏之起家華甚漢人之上冢可仕可止亦了了以奚疑不進不休乃卷卷而至此茲蓋伏遇某官擎天柱石醫國參苓防佞幸杜私門深絕魚仇之禍抑詭怪暢皇極潛銷牛李之萌興念孤危久淪冗散逆鱗大罪金雞已賜於赦除駕牡麓官木牛試資其轉餉所以寓衮職之補豈徒曰布衣之私第某三瀆是虞一出太驟上褻干於名器下愧負於簡書有刺史之榮無刺史之難敢發郢州之歎知丈人之真愧丈人之厚空哦清渭之詩

謝史丞相

叢祠丐蒲懶春乞於鏡湖單傳䟽榮俾晝行於錦

里光生閭巷恩出廟堂伏念某羈旅登朝廷踈去國雜端論罪欲加斧鑕之誅君相隆寬尚俾斗升之食江湖迹晦朝市志荒比退士之有盟已散人之無勅忽聞予節莫遂循墻高卧已便着衣裳而顛倒好閑成癖聞車馬以驚猜雖木天論撰之職優而粉部將輸之寄重昔在慶曆君謨有氣節聲粵至淳熙子方以廉介選皆鄉人之善者豈俗吏之云乎曾謂么微亦叨臨遣茲蓋伏遇某官鹽梅家學喬木世臣陝而東是在周公茂著旂常之績河以南行爲晉土式遄袞繡之歸方將翕受敷施而來羣才忍以小過微文而棄一士收之流俗假以光華某敢不宣布教條講求民瘼責功能之來效贖狂瞽之往愆相國知予當若爲而報效王事靡盬其敢憚於驅馳過此以還罔知收措

謝游參政

作

伏遇某官學者泰山國之元氣感理亂安危之變務推廣於上心處倚伏消長之機最勤拳於善類有如流落雅辱矜憐於或語或默之間有不進不休之意責以驅馳之來效贖其狂瞽之往愆第某三瀆是虞一出太驟昔嘆散人之無勅今煩逋客

之移文獻相國書乎知非由於祈懇遣使臣禮也
豈無望於存全上同平章

謝范樞密鍾

伏遇某官爽邦碩輔經世元勳閭內機謀何止霸
越人之國曾中兵甲自然寒西夏之心方將大建
於功名亦必旁收於冗散記憶螭坳之舊光華壯
駕之行首末同史相

謝薦舉

壺山

謝李尚書舉自代性傳

將拍輶軒殊負錦游之愧露章橐座有華袞字之
褒其知我哉莫累公否若稽前哲深感盛心介為
時論所喧雅見稱於永叔軾陷深文之久獨受薦
於景仁蓋深知從古之難逢而衆惡非賢之莫察
豈特接連於氣類固將扶植於孤危伏念某質弱
氣卑才凡識闇少也處鄉黨之際但見恂恂老而
仕朝廷之間亦非諤諤徒以處得言之職冒而犯
不韙之愆並游吐舌以相驚旁觀揺手以為諱天
王明聖何難亮佛國之忠人言沸騰皆欲抵鬼薪
之罰一朝沙汰四暑山囚兢兢然畏威敬怒之懷
孳孳焉省躬補過之義雖石猶生我何所病諸而
臆能汚人誰與比者曾謂近臣之薦口頤先遠士
之危蹤力不勝衣目為剛毅學僅識字品以深醇
乃若忠賢之褒尤非鄙拙所稱尚衆信之未息何
物論之交歸欲俎豆予可謂取人之勇不瑕疵汝
得無乖俗之嫌誦妙語之吹噓起懦衷之激烈茲
蓋伏遇某官道先民覺學造聖涯緒論微言衣鉢
關河之孤高文大冊箕裘匱室之儲慨念時賢誰

同心事向來論建惟閩蜀之人多爾後擠排幾嶺
海之禍作特借妄言之士用彰不諱之仁論思之
選清華安用此物春秋之志微顯實攬我心某既
入品題敬求攀附未應泯嘿銘宥坐之銅人尚益
飭修望南都之鐵漢過此以往莫知所裁

樞密

壺山

賀徐樞密

榮叟

恭審渙命親臣晉陪宥府朝廷輕重以相人期當
左轄之虛天下安危在邊上尤遴西樞之寄用儒
無敵爲國其幾恭惟某官命世大才爽邦碩輔開
誠布公之學無黨無偏忠君憂國之心不阿不激
自峻橐階之拜愈深黼座之知毋舍朕之語甚親
大用卿之意已決俄聞命下殆與神謀方今赤白
囊之馳最關楮黃繳之慮國中無務農積穀之策
何止四空境上有荷甲執兵之人幾成五大金甌
之缺陷非一銅盤之來往難憑惟精神可以折衝
惟英俊可以強本仁義形勢道德安強使敵國聞
而畏之則天下安可待矣文富人望行大播於雄
麻韓呂世家定增光於汗竹某登門維舊庇厦尤
新其喜可知何翅孟軻之聞樂正繼今以往請效
元城之事溫公慕望意長揆裁詞短

臺諫

壺山

賀彭侍御方

恭審疏綸北闕司憲南床王無親臣久倚孤忠之
助汝長御史亶由獨斷之明朝廷肅然夷夏幸甚
恭惟某官英英器度凜凜風猷正學正言蔚有前
輩流之樣古心古貌肯爲今世俗之粧徧儀清切
之班自結睿明之眷果登緊地仍侍邃帷聖上嚴
之如賓師海內恃以爲主傳側聞論奏皆大建明
判正邪之狀於陛前截然界限策和戰之情於塞
外瞭若蔡著嘻陣脚之屢搖噴局面之幾換有若
烏府抨彈之任最係觀瞻非得鯁直魁壘之臣誰
能鎮壓權益尊而望益聳位益峻而言益高身名
之重若山宗社之安如鼎佇由橫榻即對黷朝某
濫此觀風恍然披霧旣與善人而相慶又欣小已
之有依木牛流馬之庸果哉難矣法龍筵象之義
行且觀焉抃蹈深深染濡靡竟

賀金正言淵

恭審擢自栢臺進登蒲院孤忠自許久結於明主
之知獨斷不移徑處以爭臣之職有識相慶不謀
同辭共惟某官夷曠粹冲齋莊弘毅踐駁滋久見

稱玉立之陽休眷遇最深得自金華之日侍海內
目以鉅人長德聖上待爲信士親臣甫裁豸冠即
入騎省觀日月超遷之驟見風雲際會之新向猶
專警於官邪今則兼裨於聖德四夷中國適逢多
故之秋一日萬機孰匪宜言之事以爲鷹鷂不若
鸞鳳寧舍豺狼而問狐狸諫官言宰相行諒登庸
之非晚天下誦史冊記必論建之甚高少立坡頭
即專朝面某濫茲將指恍似承龍慶吾黨之得依
與善人而吐氣喚回舊夢皆如道路之傳空抱壯
心遙望闕庭之邃區區所向噓噓難殫

賀金侍御

淵

榻前拜勅柱裏升班日侍金華雅親承於眷眷風
生鐵面遂盡歷於緊官北闕喧傳南床增重共惟
某官沉潛剛毅廣大精微蔡公行正而言方維邦
司直淳夫氣和而色粹實王親臣兩無結宰相結
人主之私全付爲諫官爲御史之事維今顯拔益
表隆知所謂鯁直魁壘之臣是爲烏府抨彈之長
仁者能好惡旣大警於官邪君子以經綸宜立登
於政地國其殆庶道之將行某尚此驅馳若然聳
動皇皇者華之維駱薄言歸哉行行且止而避驄

敬知罪矣方深依倚莫究按裁

賀方司諫

來

渙汗龍墀晉班騎省上懷蒲疏雅崇七品之官公
自栢臺顯拜拾遺之職喧傳除日增重坡頭恭惟
某官直大以方沉潛而毅源流遠矣嘗遊元方康
成之間植立偉然豈在陸贄陽城之下自裁橫豸
屢批逆鱗歷攷其抨彈論擊之文皆係於理亂安
危之大聖朝無闕事抗論不休天子有爭臣舍公
誰可赫然親擢深矣眷知固將以鋤姦去佞之忠
移而爲陳善閉邪之敬言不可已道之將行佇究
經綸進登丞弼某猥叨乘傳聳聽置郵誇吾宗之
有人閱同榜而動色空能激烈重賡聖德之詩安
敢狂愚尚著諫臣之論

賀僕正言

斗南

渙命龍墀晉班騎省金華密勿灼知有補袞之忠
玉立峻清徑處以立坡之職縉紳動色廟社增隆
恭惟某官直大以方沉潛而毅兩京三輔共師郭
泰之儀刑六館諸生久伏何蕃之仁勇允哉所謂
長德用之必爲諫官厥今波流風靡之餘豈非陽
微陰盛之會恭惟執事志在春秋內夏外夷之分

最嚴君子小人之辨素謹大伸所志宜及斯時千
百年之芳名所願加意第一義之偉論豈不動人
增煥蒲青入班荷紫某猥承單傳聳聽特綸羈迹
可憐欠識立班之突兀壯心空在遙瞻折檻之嶙峋

賀劉察院

伯正

召以望郎入爲御史羣鶴指點久見謂人中之龍
一豸業義端可繼殿上之虎傳聞四遠竦慕同辭
恭惟某官勁氣山高英標玉立親炙儒先之講貫
列君子林飽更中外之踐履富人物庫身趨嚴詔
道拜繁除此真言聽諫行之機可爲主聖臣直之
賀今天下之大勢曰已安歟明執事之平生將有
焉也捨豺問狸則世未厭如鷹逐雀則國乃尊千
百年之芳名所願留意第一義之偉論豈不動人
栢院有光荷囊焉往某叨乘單傳聳聽特綸幸公
論之有歸逢善類而相慶絕憐羈迹欠識泰山北
斗之標空有壯心自抃白日青天之下

賀謝察院

方叔

拔自荀班騫于栢院方登臺之袞袞局面屢新儼
執簡之堂堂陣脚隨定傳聞四遠懽喜一辭竊惟
俊傑均願於逢時忠良莫難乎得路但徠著直聲

於慶曆不到言官西塘負竒節於熙寧竟淪選調
素負烈丈夫敢言之氣適逢明天子求治之辰聳
觀破頭真足落膽恭惟某官康時勝彥振古英豪
廣步闊趨不識金張之蹊隧孤芳獨潔安知牛李
之門墻竊窺器度之英英已想風裁之凜凜屬時
烏府游易多冠聖上嘆曰安得直臣海內期以必
爲御史親除一出輿論交孚維天下橫流之憂罔
知攸濟而古人不朽之事儘有可思願鐵豎於脊
梁偉玉立而山色道將行也好垂汗竹之芬芳時
來爲之即聽黃麻之宣布某聳觀除目殊激懦衷
皇皇者華深愧強顏於駕牡行行且止固當歛衽
而避驄徒忻君子之登敢爲當世而賀

帥

壺山

通福建安撫李尚書

大同

荀班聽履嘗親橐座之光粉部褰帷密倚帥垣之
重行驅車而于役謹削櫝以通名恭惟某官四海
耆英兩朝魁彥中年突起兀比面之老蒼晚節後
凋炯西邊之太白自更化瑟徑上言坡衆驚成羣
立萬牛而不動羣喑已瘡聳一鳳之孤鳴考其爲
諫官爲御史以來略無結宰相結人主之意晦叔
雖介甫所厚安可囑以私淳夫受溫公之知豈不
言其過栢操凜然而不改荷囊捨我以安歸人方
期文靖之登庸朝已憚忠定之嚴整竟由邇綴出
牧价藩俄勤宣室之思亟促曹裝之入顧輩流已
少寧復著筆硯其間况風景漸殊不忍見山河之
異蕭然澆視於黃閣歸哉聊擁於碧幢睠言闔都
古號會府弓刀鞞袴有華屬郡之儀鍾鼓園林常
占清時之樂撫茲雅俗展也元戎仰惟今皇最倚
黃髮典刑之訓有如執事所謂白首魁壘之臣道
行孰能止之時來恐不免耳靡須席煖即聽袞歸
某無夢鷓行已盟鷗社某丘某水某樹樂方適於
山中我任我輦我車命忽來於天上循墻不獲叱

馭敢稽念荃蕙不芳向自立者猶淺而薜荔蒙耻
今一出之何輕幸逢開府之新黨念承顏之舊周
原六轡遣以禮負愧皇華衛公八秩相于朝請賦
綠竹中丹所蘊副墨難殫

綠竹中丹所蘊副墨難殫
今一出之何輕幸逢開府之新黨念承顏之舊周
原六轡遣以禮負愧皇華衛公八秩相于朝請賦
馭敢稽念荃蕙不芳向自立者猶淺而薜荔蒙耻

憲

壺山

通福建童提刑順

詳刑霜凜方宣繡指之威將漕暑行誤竊錦游之
寵敬馳月檣往候星臺恭惟某官濟世豪英康時
勝彥慷慨奮發豈不誠大丈夫清儉潔脩居然如
古君子威譽稔於赤壁黃岡之境惠愛深於白籬
綠芷之鄉繇井絡以召歸仍奎文而出牧方舉世
清談之弊胥溺波流獨執事體國之忠可與天對
凡糾結盤根之處率笑談游刃其間湖湘方藉於
按臨甌越忽聞於攻擊就移單傳來建行臺棘矜
化而鋤犁刀劔易而牛犢豈其叱馭我獨賢勞或
者搴帷徒得君重天下大矣人物眇然婆婆官闕
之銅人見事無數挺特朝廷之鐵漢若公幾何少
煩彈壓於綠林行即從容於紫橐某去國三暑錮
身一寒懶再乞於鏡湖欲求尋於盤谷忽叨子節
莫許循墻願負弩驅馳久笑相如之陋而埋輪英
發又無孟博之豪徒忻假道之餘得遂登門之幸
人耳人耳豈容不見於異人使乎使乎所願依光
於膚使其爲飯向莫究按裁

通提刑項戶部黃孫

衣繡起家舉帷問俗踐敷久矣真四方慈惠之師
聲望隱然好一道澄清之使傾心臺治稽首郵音
仰惟某官雅量澄空清規範俗昔在先正實傳燈
印於濂伊於惟名門不減衣冠之王謝其人物爲
一指之先屈其器能當八面而有餘漢鄂襄京號
要劇處湖湘廣蜀尤大衆區旌麾所臨芒刃不頓
眇時材之寥寂喜近事之紛紜胡不徑坐諸廟堂
又煩載馳於原隰閩越之俗好攻擊嶺海之濱多
歎愁自瞻福星如得霖雨鷹攫狼貪之習解印望
風雀角鼠牙之姦懸鏡見象詳刑惟允聽訟使無
囿明公敏手所優爲亦當今元氣之有望平三尺
之法王國以長活千人者封于門其大薄言讞棘
行見持荷某轡攬不強鞭笞尤拙巷遊陌往類猴
而冠家請官供信蝗其粟冰在側覺我之穢波相
及則君之餘喻望輶頭幾折屐齒車輕路熟何幸
爲君子僚鼓躍麾前敢不從先生後

倉

壺山

通福建李提舉

昂英

躡跡鶴鸞嘗望魁躔之色叨榮牡駱得親使節之
華平生素見許以襟期聯事又相關於脉絡喜而
不寐辭以見情恭惟某官貫日忠精彌天聲價奪
龍頭而鼓餘勇早嘗空冀北之羣執牛耳而主齊
盟今見推斗南之一頃鄉鄰之有聞入帷幄以贊
謀迄今五羊之境安全藉六鰲之名重其出處進
退之際乃理亂安危所關遂上蓬山曾著青藜之
劉向至躋粉省眼空皓首之馮唐幹魁柄姑少遲
之扈屬車豈不可者屬時皇上惠顧閩中閣四方
霖雨之恩普一道福星之照公舉刺而吏貪之墨
洗薄征斂而民力之賴蘇凜然如大行臺謹焉號
真刺史然而時尚多故事有至難百年之局面轉
危諸賢之國手可想力不弘固無以勝此任用未
盡亦何以責其功世道如斯公等安在竚絲綬使
徑拜頭廳永留槐位之芬芳大窵菊坡之事業某
去國三暑錮身一寒懶再乞於鏡湖欲求尋於盤
谷忽叨乘傳莫許循墻願筋力之支離且聰明之
殫淺非得使者體何為馳原隰之車政恐好事人

欲勒回山林之駕幸是觀風之部最爲近水之臺
甘苦必均休戚必同有無相通緩急相應與故人
飲雖非廉訪之所宜爲君子僚惟願箴規之樂告

賀福建趙提舉

綸

輟玉筍英遣皇華使帝睠南顧誰爲一路之福星
公從西來人看九天之郎宿春生翠蕩光動紫芝
恭惟某官奧學淵渟竒姿峯立昔我文祖肇開天
地之基於惟元臣親受山河之誓德未爲天之所
報慶當與國以無窮生此雲仍紹其風烈其文獻
接中原之遺脉其聲稱爲表著之名流踐數旣多
華近在望胡以含香之彥姑爲持節之游維閩邦
今號樂郊俗猶帖息若庾治古稱道院職最簡清
豈曰外庸不妨均佚選勝點雪芽之白備荒積露
粟之紅平徭役以蘇民賴公舉刺而洗吏墨繡衣
霄立姑爲七聚以少留璽詔春頒即對三朝之促
覲相門有種勳閥增光某曩接班行今聯臺治方
患孤舟之難濟若爲巧匠之旁觀所望均甘苦而
同戚休庶可通有無而救緩急車輕路熟願言促
駕之勿遲鼓躍麾前敢不執鞭而從後

宗使

壺山

通西外趙知宗

汝梓

主籍麟宗仰止王孫之貴觀風牡駕濫叨使者之
華行假道以塞帷將沒階而望履敬陳初贄往候
中涓恭惟某官秀骨昂藏竒姿英發橫身患難蚤
著朱虛之忠炙手貴權冷笑紅休之鄙自是虎如
凡龍如弟豈惟麟之子鳳之雛輝聯堦砌之芝蘭
名滿江淮之草木殺賊取金印孰不稱宜入 擁
琬戈忽然勇退勞於牧御來此翱翔願眼底之人
物星稀而邊頭之事機日至豈無他人不如同姓
所謂故國必有世臣政宜共濟以同心胡可旁觀
而袖手弓刀劔槊盍成快士之功名鍾鼎旂常行
取當家之官職某鷲愚去國憂畏杜門友麋鹿侶
魚蝦方慣散衣之適欺松桂誘雲壑忽為單傳之
行笑着脚之不牢幾措身之無所徒喜入闕之便
得償慕藺之心使乎使乎豈足稱於膚使人耳人
耳行見觀於異人忻忭之私揆裁莫既

通南外知宗趙防禦

師賑

麟宗主籍暫煩漢屬之近親牡駕觀風方執周原
之遠役敬馳初贄往謁中涓恭惟某官若木翹英

璇源嫡派伯父叔父親分寶玉之榮大宗小宗交
錯盤石之固腰縱未橫於玉帶頭猶冠冕於金貂
既視寢園又司外邸豈曰上公之爵斬於同姓之
卿維國家運祚之天長而中外本支之日茂盛哉
螽羽壯甚犬牙必儀刑之有人斯信厚之成俗瓊
編瑤牒儼帝子之冠簪袞衣繡裳本公家之衣鉢
佇繼唐九人之拜式崇周五等之封某甫蒲食祠
驟叨予節負弩而發蜀道輕狂久笑於相如埋輪
而止驛亭慷慨今慙於孟博既莫遂循墻之請安
敢稽此馭之行幸是司存密依著哲聯陰何幸知
為高帝之子孫異日相逢儻備梁王之賓客



